



读碑帖

——破译传世碑帖里的文化密码



诸荣会 著

《郑文公碑》《张黑女》《董美人》
《兰亭序》《平复帖》《快雪时晴帖》……
与当代作家、书法家一起，尽情领略
『石上消息、纸上性情』

读碑帖

——破译传世碑帖里的文化密码

诸荣会 著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读碑帖 / 诸荣会著. --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4. 11
ISBN 978-7-5143-3041-0

I. ①读… II. ①诸…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52081号

读碑帖

作 者 诸荣会
责任编辑 刘 刚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010-64245264(兼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信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320千字
印 张 21
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3041-0
定 价 48.0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目录

壹 读

鼓舞·人心——《石鼓文》·····	002
斯人斯言斯书·····	008
“落后”的《校官碑》·····	012
鹤鸣悠悠——《平复帖》·····	015
书法图腾——《兰亭序》·····	020
《鸭头丸》·····	024
《奉橘》《送梨》·····	027
动静——《张猛龙》·····	030
“擦边球”——《郑文公碑》·····	033
《张黑女》《董美人》·····	038
天地玄黄——智永《真草千字文》·····	041
《上阳台》·····	046
《祭侄稿》·····	051
性情书写——《肚痛帖》·····	058
病中的脆弱——《食鱼帖》·····	064

《韭花帖》·····	068
黄州·寒食诗·帖·····	074
花气熏人·····	081
“米甚贵”——《丹阳帖》·····	089

贰 说

假又如何？——《快雪时晴》·····	098
小者最胜王献之·····	103
唐风浩荡说唐楷·····	108
“瘦金”与“瘦筋”·····	117
两极——祝允明其书其人·····	123
老实——文徵明其人其书·····	128
透视汉碑的他的目光——金农与“漆书”·····	133
只在真假虚实间——董其昌其人其书·····	138
大明孤臣——黄道周其人其书·····	144
聪明——以翁同龢为例说“书非其人”·····	148
种瓜得豆——康有为其人其书·····	153
“康梁”与“梁康”·····	158
仕途不畅书大道——赵之谦其书其人·····	163
悲欣交集——以弘一大师为例说“书如其人”·····	169
“社何敢长”——以吴昌硕为例说“人以书名”·····	176

参 访

龙门二十“品”	184
曲靖访“二爨”	190
他成全的是艺术——访赵孟頫故居	196
风流——谒唐寅墓	214
发现——瞻傅山纪念馆	219
通人心——访郑板桥故居	225
在潭渡看见一道彩虹	231
文房四宝	238

肆 论

《校官碑》释疑	254
历代论《瘞鹤铭》者多自相矛盾背后	267
当书法遭遇“简化字”	282
“特征性关系”抑或“关系性特征” ——当代人文视野中书法艺术标准论	290
文心·诗性·哲思——书法文化精神三支点	305
当代人文视野中书法的文化性特征	314
论当代书坛“书写本位”的倾斜	321

讀

壹

鼓舞·人心

——《石鼓文》

中国多座城市都有“石鼓路”：北京、南京、洛阳、厦门……

如此不约而同，只因为“石鼓文”。

只是今天一般人，知道石鼓文的肯定还没有知道甲骨文的多吧！而“文革”中长大的我竟然很早就知道了。

考上大学那一年的暑假，自然是个十分愉快的暑假，只是愉快加无所事事便不免生出无聊；正是在这种无聊中，乡亲们的奔走相告让我知道了一个消息：村里一位在外几十年的乡亲回来了。大家都赶去他家凑热闹，我自然也是其中之一。

我说乡亲们奔走相告其实并无夸张，因为我的这位乡亲算是村里走出去的一位“大人物”，二十多岁就任河南登封县县长，据说还与蒋经国拜过把子，1949年后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而身陷囹圄，1973年才作为“战犯”被释放，但也一直不曾回乡——终于一朝回乡，能不让乡亲们奔走相告吗？

不过我赶去他家凑热闹，并非仅仅是因为他是村里的“大人物”和他人生的不无传奇色彩，更因为我从小就听村里人说，他写得一手好字，他的书法当年在河南如何如何“值钱”——当时我正为自己学书而拜师无门苦恼着哩！

他家本与我家既不沾亲也不带故，所以我赶去凑热闹也仅仅只凑得了一点热闹而已；好在他家与我姐姐家倒沾着亲戚，于是几天后，在我姐姐家为他特备的接风酒席上，我与他坐到了一桌，并有了说话的机会。我向他请教一些书法上的问题，他很惊奇，也很高兴，便与我聊了起来，他说他真是想不到，在这村子里竟然还有能与他聊书法的人。我把家里藏着的仅有的两张宣纸拿了

出来请他给我写两张字，他将一张写成了幅四尺整张的中堂，将另一张裁开写了一副五言对联，中堂为隶书，对联则是石鼓文。写完后他高兴地说，真是没想到，这村子里头竟然还有人家里藏有宣纸，且纸还不错，很高兴的样子。于是在众乡亲的撮合下，他终于答应做了我的书法老师，只是说我还不到写石鼓文的年龄，还是得先写写唐楷。那一年，我十八岁，他八十岁。



■ 石鼓文拓片局部（先锋本）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石鼓文，更是第一次当面看人书写。说实话，当时除了觉得稀罕外，并没看出什么高妙。我考上的是一所师范院校，大一有书法课，我把那副石鼓文对联带去学校给教我们书法课的老师看，老师一看连声说好，并问我是什么人写的，我如实相告。老师似自言自语道：“高人！”

其实，还没等我暑假结束，那位“高人”老师便又离开故乡去千里之外的子女那里了，当然，他给了我地址，约好我每周可向他寄一次临帖作业，他会通过信件给我批改，但是这样的来回仅几次便断了，我的几次作业寄过去都不见回信，一段时间后得到的竟是他去世的噩耗。

我与第一位书法老师的师生之缘就此尽了，为了表达我的怀念之情，我买来了石鼓文字帖，学着临习了一阵——尽管老师说过我还没有到写石鼓文的年龄；当然，对于石鼓文的认识和了解，也日渐深入和丰富了起来。

所谓“石鼓文”，即刻在“石鼓”上的文字；所谓“石鼓”，指十只花岗岩质地的鼓状文物。石鼓文是我们今天能见到的我国最早的石刻文字，世称“石刻之祖”。石鼓的发现其实很偶然，但随着它的出土和渐渐被重视，中国历史随之进入了一个最为强盛的时代——唐代。当然其中功劳最大者首推韩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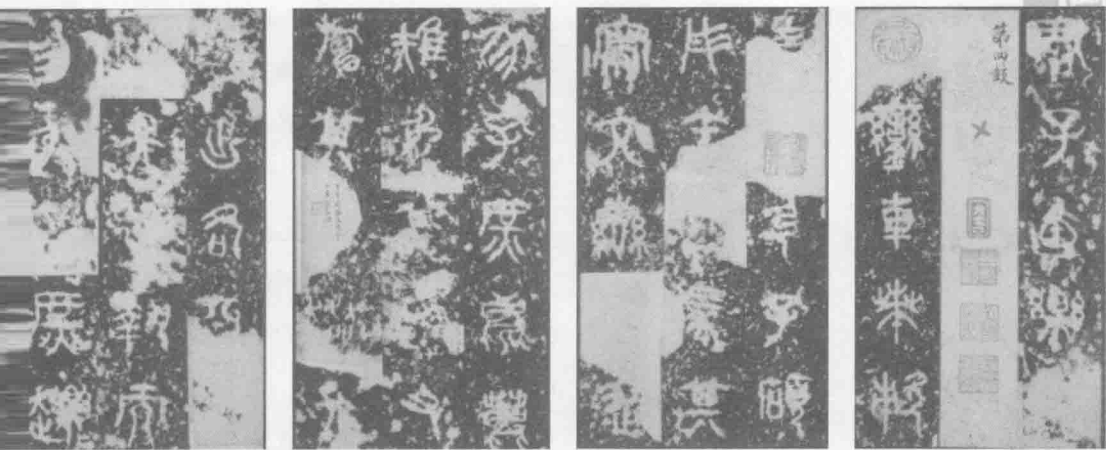
■ 明拓石鼓文拓片（选页）

是他的《石鼓歌》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出土于天兴三畴原（今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县三畴原）的石鼓，也得以被迁入凤翔孔庙。

然而随着唐朝的灭亡，五代的战乱，石鼓也与我们民族一起开始历经劫难近两百年。

两百多年后，当石鼓被洗去污泥供奉于汴京国学时，中国历史又迎来了一个发展高峰——宋代。此可谓石鼓最光鲜的时代——宋徽宗于大观二年（1108年）下令，对于石鼓文字用黄金嵌填，并从此严加保护，连锤拓也不准任何人再作，包括所有王公大臣。只是谁知道，宋徽宗的这一“好心”，却最终办了件“坏事”，正是上面的黄金，几乎给石鼓带来了一场灭顶之灾：宋灭亡后，金兵见到满身闪着金光的石鼓，以为是“奇物”，遂将其运回燕京（今北京），剥去上面黄金，而将石鼓又一次弃之荒野泥淖。

当石鼓再次被发现，历史的时钟已走至公元1300年了。感谢一个叫虞集的元朝国子教授，是他让深陷在一片淤泥中的石鼓，回到了国子监达成门内。只是此时的十只石鼓，与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一样，已经伤痕累累、疮疤满身，而每一处伤痕都记录着岁月的艰辛和苦难，每一道疮疤都铭记着命运坎坷和多舛：从最初造形的庄严和凿文的神圣，到出土的偶然和无知的冷落；从盛唐诗吁后得识的显赫，到五代乱世十国混战时的颠沛流离；从大宋皇宫中的金碧辉煌，再到沦落异族再陷泥淖……每一次命运的转折，都伴随着我们这



个古老民族的崛起和沉沦，也见证着我们多难国度的重生与涅槃！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向我国悍然发动侵略战争，国家命运、民族安危受到严重挑战；不久东北全境沦陷，平津显得岌岌可危。在国家 and 民族的命运遭到严重挑战的同时，珍藏在故宫博物院里的大量可谓“国之瑰宝”，其命运也面临着十分严峻的考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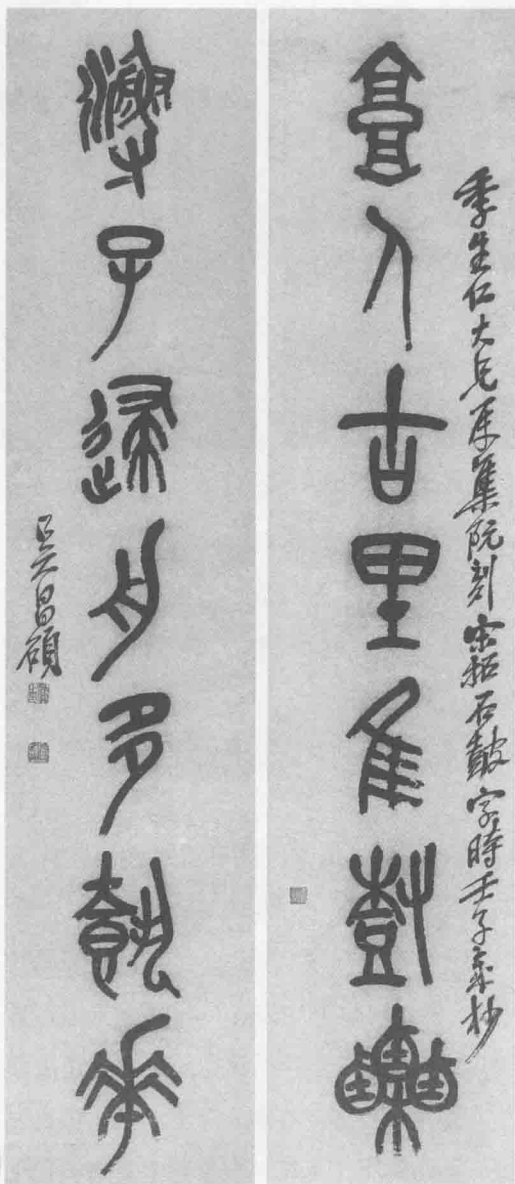
为了万无一失，当时的国民政府决定，将故宫文物紧急南迁，先南京、上海，再分散后方。

1938年夏的一天，一个从南京驶出的车队，艰难行进至距湖南酉阳24公里处一个名叫“高坎子”的地方。这里山高路险坡陡，车队好不容易爬了一个大上坡，紧接着是一个大下坡，此时天上不时有日军飞机的追炸，为了抓紧时间，也为了躲避敌机扫射，司机加快了车速向坡下冲去；可是哪里知道，紧接坡下的是一个急弯，司机只得猛打方向盘；可万般不幸的是，弯道还没转过，竟见一辆汽车正迎面开来，司机本能地再打方向躲避，车滑向了路边；说时迟那时快，车上的人，见大势不好，纷纷跳下了卡车，眼看着卡车随即翻下山涧……

跳下车的人一时都惊呆了，但很快，他们便奋不顾身地奔向翻车时从车上落下在路边的几个大木箱，而那滚下山涧的卡车似乎倒被他们遗忘一边了。

他们打开了第一只木箱，所有人都几乎屏住了呼吸；再将一层层的包装材料一一揭开……哇！所有人齐声发出一阵惊呼。第三箱、第四箱……直到





■ 吴昌硕书石鼓文对联

过了一劫。

当石鼓重新被装上另一辆汽车，继续进行时，似乎所有人都得到了一次重生，并且坚信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他们得到如此的鼓舞不是来自别的，只是来自石鼓，他们相信，只要石鼓在，我们这个民族就不会垮。

最后一箱，十只箱子都被打开……所有的人竟齐声欢呼了起来，刚才翻车的惊恐似乎全忘了。

原来，这支车队运送的正是故宫南迁文物，刚刚翻下山去的那辆卡车上，载的不是别的，正是那十只石鼓。当卡车侧翻后，大家发现石鼓竟都完好无损、躲过了一劫，他们能不为此不幸中之万幸而欢呼庆祝吗？

车上的一位担任押车任务名叫那志良的青年，六十多年后在其回忆录《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里特别交代说，石鼓装车时候，因为它的本身很重，就没有用绳缚扎的必要，是直接放在车上的。翻车时，在车底朝天的时候，石鼓便自然重重地落到了地上；车再翻时，因其太重便落在原地，不会再跟着车翻下山去了……没有将石鼓捆扎在车上，反让它们逃

我们应该感谢先秦先民们，将这花岗岩的顽石凿成鼓形而不是别的什么形状，那是他们给后世的人们一种永远的鼓舞——在与敌作战中，击鼓向前、鸣金收兵是一种法则。

我们还应该感谢前人在汉语词汇中为我们造出了一个词——“鼓舞”，虽然石鼓不能槌响，但是它不怕任何重槌，它是一种精神、一种意志、一种象征。无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无论遭际什么天灾人祸，只要我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一鼓作气，胜利终将在自己手中！所以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要忘了：鼓舞——人心！

今天，这十石鼓还存放在故宫博物院，虽然它身上的文字已残缺了大半，剩下的文字也剥蚀得难以辨认，但是其国之重器的地位将永不可动摇！

当然，我们今天一般人已不可能有随意亲近石鼓的机会，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拓片来临习石鼓文。

我的老师是从什么时候临写石鼓文的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他并非从小开始，因为我听我父亲说过，他年轻在家乡时，其书法常得到人们夸奖的一个字是“活”，据此我曾猜想，那一定是流利的行草书吧！但是他晚年几乎放弃了行草书的创作，专写石鼓文，汉隶也只偶写。当我对他书写的石鼓文表示出兴趣时，他曾亲口对我说，学学未尚不可，但是你这个年龄还写不好它！显然，他说这话的原因，并非只是因为石鼓文只是一种“稀世遗文”，难认难写、存世字少等。他还告诉我，后世学石鼓文者众多，但是得其精髓者唯吴昌硕一人而已，清代之杨沂孙、吴大澂，民国之王福庵，当代之马公愚和他自己，都或刚入得其门，或仅一只脚迈进了门槛，或还完全在门外。

老师的话或许多出于自谦，殊不知就因为他这话，让我这个曾立雪于以石鼓文鸣世的他门下的学生，竟然至今写不好篆书——自以为正、草、隶书都还差强人意。

不知今天已年届半百的我是否到了老师所说的写石鼓文的年龄了？我很想用柔软的毛笔，学敲那坚硬的石鼓，不为别的，只为鼓舞——人心。

鼓舞人心！人心鼓舞！



斯人斯言斯书

不可否认，当今书坛乃至整个社会，确实存在着“官大字好”，至少是“官大字贵”的现象：明明某人只是一书协官员，并算不得真正书法家，但是他的“墨宝”在拍卖场上真能拍得既快又价高，似乎真的比许多真正书法家的作品还值钱；更有一些官大人，只是在用签字笔写多了也写厌了“同意报销”之余，偶尔附庸风雅地用毛笔写了几张“难得糊涂”、“厚德载物”之类，没想到其受追捧程度竟然让许多真正的书坛中人望尘莫及……这现象实在让人无奈而又无语！

在别的艺术门类中，类似现象一般是不可能出现的：人们不可能因为某人官当得大，就理所当然地认为其歌唱得也好、舞跳得也美、文章写得也漂亮……似乎只有书法，只要你官当得大，甚至只要你钱挣得多、歌唱得好、舞跳得美、相声说得利索、小品演得好笑、篮球打得精彩，甚至只要人长得漂亮……总之，只要你出名，出得大名，你的字就理所当然的好，至少是理所当然的贵。

没有哪一门艺术像书法这样，其艺术品价值（至少是市场价格）与创作者身份如此关系密切，所以中国历来就有“书以人贵”一说。若追溯其“历来”二字，至少可以直推至中国第一个留下姓名的书者——也可算中国第一位有名姓的书法家身上——他就是李斯。

人们知道李斯大名，当然多数是因为他在商鞅之后辅助秦始皇统一六国，并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巩固统一的措施，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焚书坑儒和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等。

只说统一文字，即废除原来六国的文字，统一以秦国的小篆为法定规范文

字颁行天下，而秦國小篆又是以李斯書寫的為準。這既意味着巨大的權力，也意味着巨大的榮譽。

為什麼這等榮譽恰恰落到李斯頭上呢，是因為他寫得最好嗎？絕對不是，至少不一定是——或許他寫得的确也算不錯就是了。

可是，就算他寫得再好，如果他只是上蔡的那個看守糧倉的小吏，秦國統一文字時，是絕對不會以他寫出的文字為標準的。

幸亏李斯当年为上蔡粮仓看守时看到了一只仓鼠，并从这只仓鼠身上得到了人生的顿悟：同样生而为鼠，那些置身荒野茅厕之中的，环境极度险恶，整天忍饥挨饿，身心日受摧残，担惊受怕，朝不保夕；而相比之下，仓鼠整天吃喝不愁，一个个长得膘肥体壮，还不用担惊受怕，甚至见了人也不躲避，比之田鼠，它们真是过着天堂一般的日子。然究其之所以如此，仅仅就是因为二鼠所处的环境不同——李斯发誓：“我一定要在有生之年做一仓鼠而非田鼠！”所以，与其说李斯的确曾一度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还不如说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是一只仓鼠。

经过一番艰苦奋斗和不择手段，李斯终于由一只田鼠变成了一只仓鼠，且这座“粮仓”竟是整个秦帝国——那自是上蔡那座小小粮仓所无法比拟的。果然，同样是李斯其人，身价摇身一变而岂止是当初之百倍、千倍、万倍！

此时李斯贵为丞相，地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此时李斯提出统一文字的建议得到了秦始皇批准；

此时秦国统一文字当然得以李斯写出的小篆为标准！

——别人的字没有这资格！

当然，皇帝的字是有这资格的，但



■《峯山刻石》拓片





■ 《泰山石刻》拓片



■ 《琅邪石刻》拓片

是似乎太过尊贵了，让天下人对着描摹似乎不太合适！再则皇帝日理万机，也没有时间来书写那么多范字——完成这任务自然非李斯莫属。

中国“书以人贵”的文化起点便在此！

李斯生活的时代离现在两千多年了，其手书墨迹今天的我们已不可能得见，能见着的便只有刻石，《峰山石刻》、《泰山石刻》、《琅邪石刻》、《会稽石刻》等，它们即传为李斯所书（也有人认为，除《泰山石刻》和《琅邪石刻》外，其他都不能肯定是否经过后世重刻）。

《泰山石刻》今天仍残留在泰山之上，《琅邪石刻》也有残石存世，但说实话，只看原石，客观上已连基本字形也难看清了，要看出其书法高妙处实已一点可能也没有了，所以看石刻原石已不如看拓本，因为拓本至少还能看出字的大体形状；不过拓本字迹其实也漫漶不清，残缺文字也很多，《泰山石刻》只残存 29 字，《琅邪石刻》多些，也仅有 13 行，计 86 字。

王澐评李斯书法“笔法敦古，于简易中正有浑朴之气，不许人以轻心掉之”。杨守敬跋《琅邪刻石》说：“嬴秦之迹，惟此巍然，虽磨泐最甚，而古厚之气自在，信为无上神品。”但是，我以为王澐之“敦古说”和杨守敬之“古厚之气说”，说了等于没说——石刻文字经两千多年的风雨剥蚀，“敦古”

等原是自然；至于王澍之“简易中正”“不许人以轻心掉之”，也几乎废话，因为李斯文字本来就是作为标准体而推行的嘛！

孙过庭《书谱》中说“篆尚婉而通”。如果光看《泰山石刻》与《琅邪石刻》，真是很难看出这一特点，倒是这一特点，从宋人重刻之《峯山石刻》确不难领略。虽然此刻石是经过后世重刻的，其重刻者在重刻时应该不会乱刻，一定会有所依据并尽量保持原石原貌的吧！所以我还是相信其应该多少保存了些李斯书法的大体风格！

李斯小篆，人们历来称其为“小篆极则”，其评价不可谓不高，但其实也只是—“现成话”而已，因为当年其是作为秦帝国文字的“标准体”而颁行天下的，其获得“小篆极则”的评价，与唐代欧阳询《九成宫》所获“楷法极则”的评价，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多出于行政命令、政治强迫，后者多出于美的征服、艺术自觉。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也不可否认，李斯小篆，对于篆书艺术原则的确立，还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其对后世的影响还是深远而巨大的。从秦汉篆书，至唐代李阳冰的篆书，甚至直到清代吴熙载、邓石如等人的篆书，其中都不难看到李斯篆书的影子；且他们在篆书已早不作为法定文字使用而只作为纯书法文字的背景之下，在对篆书的学习过程中，其对于李斯篆书的学习已完全变成了一种艺术的自觉。就这样，当初以行政命令和政治强迫而成为“篆书极则”的李斯篆书，至此才名副其实。换句话说，原本“书以人贵”的李斯，至此竟然“人以书名”，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下姓名的书法家——与他同时或在他前后，多少写得与他水平相当，甚至写得比他好的书法家，其姓名谁都不曾留下，作品更是早就湮没于历史深处了。

近年来一些官员、名人，或许是从李斯等人初靠“书以人贵”而终“人以书名”的历程看到了自己将来也有可能成为书法家流芳后世的希望，于是也热衷于舞文弄墨。然而这事实上已不可能！原因很简单：不要说中国汉字，就是中国书法，它早已走过了草创和初定阶段，早已形成了一整套创作规律、艺术法则和美的原则，已不可能靠行政命令和政治强迫来另搞一套——即使你有李斯这样的地位与权力也不能！更何况有的人无论是实际政治地位还是掌握的行政权力，都比李斯当年差得太多太多，还想重获李斯的历史好运，实在是白日做梦！

